

忽然而已

阿占



插图 阿占

有歌手。

又如何呢?

现在,我不需要太多的问号了,每解答一次,都形同于一场强台风。时间的显性除了彪悍还有残酷,巨石周而复始地滚落,每一个西西弗斯都不得不与陡坡作徒劳的抗争。是啊,今天的二十四小时,覆盖了昨天的二十四小时。今天的潮汐,覆盖了昨天的潮汐。一些新事物正在堆砌旧事物,更陈旧的事物,被时间覆盖了。方生方死,方死方生。时间的页岩垒砌了很多层,我们活着,正位于时间的上层,也恨,也爱,用力捶打,温柔抚摸。

有时候,我会觉得毫无办法。有时候,我又会觉得唯一的办法,就是——爱。

比如,爱上生活的失误和任性。比如,爱上失聪者的水彩画,

爱上哑语者的惊鸿舞。比如,爱上路遇的婴儿、老人、男孩和女孩,因为他们的身上都有我的一部分。如果可以,2025年,去见想见的人,去吹久违的风,把没追过的浪、没爬过的山做成攻略,备下时尚行头,只等春天临幸,并且不再错过夏秋冬。

一年又一年,迎面扑来又呼啸着而去,纵然被时间鞭挞,也要把伤痕当做勋章,擦拭明亮。

辞旧迎新之际总要写点什么,这或许可以称为码字匠的仪式感。就像酿酒师选择立冬投料发酵,众师徒的呼喝声随蒸桶的漫漫水汽打通了天与地,为醇香埋下热切的期盼一样;就像船老大在春汛蓄帆向海之前挑选黄道吉日,祭祀海洋诸神,祈求福祉一样——仪式感不可或缺,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,我是谨慎的,亦是赤诚的。

投稿邮箱
wainba3679@126.com

每周六刊



城市秀场

入冬万物藏

大梁

风渐渐迷失了方向,攒着劲儿往人骨头缝里钻。途中,它越过高山、森林、河流、草原、荒漠,所到之处,皆如强盗般掠走生机。胆小的动物早就有所感知,入秋便作打算,要么吃得脑满肠肥,觅一处山洞,打一个长长的瞌睡;要么就四处搜刮,堆起如垛的食物,以备凌冬的萧条。眼看无法得逞,风便朝那些没处躲的草木施展催眠术,待它们沉沉睡去,把手中紧攥的叶子扔向大地,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,定格在空中,仿佛盛开在大地上的闪电。

风一路上跌跌撞撞,及至城市上空,已然彻底苏醒。借着高低错落的高楼、沿着八方纵贯的道路、循着蜿蜒短小的窄巷,不断变幻着身形,一会儿像捏紧的拳头,一会儿又磨成了排排尖刀,一会儿化身蚯蚓匍匐前行,专挑犄角旮旯栖身,时而低吼着欢呼,昭示自己作为冬天先遣军的气势和威武。

公园变脸最快,各类植物,甭管之前多妖娆,一律收敛起来,黑着脸,忧心忡忡地应对冬的挑战。于是原来丰富的颜色,迅速被蒙上了一层阴影,都变得灰突突的,甚至连耐寒的松柏和冬青也突然变得守规矩,手脚挤挤挨挨地靠在一起,抱团取暖。

大街上繁忙依旧,车子喷着白烟,呼啸而过,电动车武装到牙齿,恨不得裹床被子。行人添置上冬衣,行动迟缓,企鹅般蹒跚前行。孩童内火旺盛,棉帽罩不住的热烈,四溢而出,像跳动的音符。除却路边摊贩此起彼伏的叫卖,菜市场里同样热闹。泛红的炭火上,翻滚着滋滋冒油的鸡腿鸡架,噼啪作响的油锅里,金黄的里脊摆好了pose,鲜亮挺括的各类菜蔬,四季不分,一律各就各位,时刻准备登上各家的餐桌。刚出锅、冒着热气的芝麻大饼,皮壳酥脆的火烧,料足味顶面相喜庆的各色卤货,表情生猛的海鲜,气贯长虹的牛羊肉,憨态可掬的烤鸭,共同聆听着四处响起的微信、支付宝收款到账的提醒,店老板手下利索地操作,顺手赠两棵香菜,缀块鸡肝,连着大饼的边角,再附上满脸的微笑,下次到这还得拔不动腿。取暖靠温度,买卖靠服务,情和理儿都是连着的。

白天的菜市场,靠人气烘托,气氛热烈,似乎寒冬不侵。但到了夜晚,繁华落尽,烟火熄灭,也不得不静卧酣眠。流浪猫和流浪狗们此时便成群出动,它们身形矫健,动作敏捷,见缝插针,总能摸进市场里,从未退热的炉边寻一丝慰藉,从摊边角落觅得几块遗失的美好果腹。吃饱喝足了,也不着急离开,借着市场里错综复杂的地势,和同伴们玩几轮追逐大战,及至深夜,才心有不甘地蜷缩在一起,沉沉睡去。待冬日的第一缕阳光闯进市场,把它们从睡梦中拽起来,加上摊贩们惊慌失措的驱赶,才算是开启新的一年。

冷空气不断来袭,关节上的温度计最灵,几乎冷风前脚刚到,温度计就开始报警。于是厚衣裹身,缩脖攥袖,生怕露一点破绽,让冷风得逞。当然总有例外,袒胸赤膊的冬泳者,偏是不挑日子地往海里钻,生在海边、长在海里的人,早就被海浸泡出了一身铠甲,冷风吹不透,反倒长精神。栈桥上还有跳水的长者,动作洒脱,声势磅礴,惹得一众年轻人围观,在冷风中举着手机,瑟瑟发抖。

拾荒的老者,拖着坏掉一只轮子的小车,吱扭地在路边逡巡。纸壳、报纸、塑料、旧衣服,从路头走到路尾,小车塞得满满当当,运到废品站,换几个零花,怡然自得。人老也如岁凋,一切都已归于平淡,有口气就得好好活着,那些名利啊的,还不如几片废纸壳,回收打碎了再循环,还能重复使用。就算带不走,也终将被深埋进土里,待冬日里覆盖上几层厚雪,窖藏进时间的缝隙中。

生活风景

山人老孔

薛立全

与老孔相识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了。那个时候我有失眠的毛病,爱人是大夫,经常拖着我户外锻炼,周末就到周边四处爬山。我住处附近灵山湾畔就有一座山峰,我和爱人沿着小山村后的羊肠小道爬山,小道贴着崖壁蜿蜒盘升,一侧是郁郁葱葱的山林,一侧是流水哗哗的峡谷,环境幽静,很有诗情画意。我们满怀激情地爬过两座山头,在最高峰的阳面怀抱里出现一排整齐的红瓦山居,于是我们一鼓作气爬了上去,山居主人自我介绍姓孔,他热情招呼我俩歇歇,喝杯热茶。

老孔,中等个头,浓眉密发,面目慈善,沉稳而不多语,他年轻时就职青岛一家国际远洋公司做船员,也许是长期船上单调的生活的缘故,老孔养成了好静的性格,下到陆地也不愿意呆在热闹的地方。

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季,正值老孔休假,他跟着朋友来到灵山湾畔的一个小山村走亲戚,吃完午饭,时间还早,朋友的亲戚带着老孔他们爬村后的群山,当气喘吁吁到达最顶峰前面的山坡时,老孔眼前一亮,这里背倚主峰,两侧是凸起的两道山梁,面前相对平缓的山坡被三面山峰揽入怀中,那天阳光晴好,山坡向阳温暖,远处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,真是难得一寻的一块风水宝地。老孔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在山坡上四处寻觅水源,片刻,在山坡东西两侧轻而易举地找到两处涌

泉,水流汩汩,清澈甘甜,有了水源就有了居住的基本条件,老孔暗自思忖:再有几年我就会提前退休,这里不正是我后半生梦里寻觅的生活场景吗?想到这里,老孔满心激动,拽着亲戚朋友赶紧下山,他要去村委会商谈租赁山坡事宜。

彼时山地租赁是许多经济薄弱村的重要收入来源,老孔与村委会一拍即合。那个时候老孔还没有退休,但每年都有几个月的超长假期,他可以心无旁骛的打造后半生的乐园。山坡不平,他就请泥瓦工垒起高高的石墙,顶面填平,营造出屋基和院落,屋基的高企也为攀上小院的石阶造型创造了条件,坡度陡峭的宽阔条石台阶有种通往威严殿堂的感觉,也是我认为整个山居最亮眼的风景。从山下到施工现场有接近三公里的羊肠山道,建筑材料运上去只能依靠肩扛人抬,运输费令人咋舌,靠着几十年当船员的积蓄,老孔硬是建起了十几间石头山居。山居建好后,安装了小型太阳能发电设备,供日常照明和生活,把山居右侧高处的山泉水用PVC管引到小院里,供泡茶洗刷之用,坐落在高墙之上的小院,栽植着樱花、枫树、银杏等有特色的树木,花坛里种植着牡丹、月季、万寿菊等多种花卉,春夏秋三季色彩缤纷。

后来老孔提前退休了,他全时候搬到山上居住。老孔是个勤快人,他把上百亩坡地大体作了规划,有的地块开出了菜地和粮田,

衷心祝愿老孔在自己钟爱的山居里过得快活!